

艺术观察

# 如此浓郁 色彩斑斓

## ——已故画家黄永玉和他笔下的荷花

□ 本报全媒体记者 钟兴旺 文/图



图①：《周先生》



图②：《相思一种，闲愁万端》



图③：《歇口气》

# 凤凰含珠寓祥瑞

## ——陶艺《百鸟朝凤》创作体会

□ 吴曼

我的陶艺作品《百鸟朝凤》(如图)，有幸入选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。该作品由三个高低错落的浅色柱体组成，中间的柱体上站着一只红黑色的凤凰，凤凰嘴里含一珠，寓意美好。

《唐书》载：“海州言凤见于城上，群鸟数百随之，东北飞向苍梧山。”简短的文字勾勒出一幅丰富、热闹、祥瑞的图景。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，有很多经典的、值得反复玩味的元素，比如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精神、气质、神韵的建筑形式——华表柱，民间艺术中象征家庭亲情的饼模等。《百鸟朝凤》作品中也隐含着一些上述信息。这些信息也是我近期思考的映射。

首先，创作该作品是希望借助一些记忆中的符号和图式，将时间、空间以及文化的关系贯穿其中。“鸟”是其中一种，另外还有残破的坑洞、树枝的化石、中国人对“金”的理解等，试图借助这些符号让三者产生联系，并展示出传统文

化的意境、神韵和情感。

其次是化妆土的运用。化妆土的运用可以追溯到三国两晋时期，这种表现手法是我在创作中一直沿用的，其效果质朴无华，经过若干遍的泥土反复堆叠、烧制，逐渐探索和发现新的表现方式和呈现效果，这有点像考古发掘，对我而言充满了好奇和未知，并在每一次的堆叠和烧制过程中，重新定义作品的时间感。

在世界美术史的语境之中，有着许多面貌各异的艺术作品，而这些面貌各异的艺术品或多或少都带有本地域、本民族的特点，或外化层面的，或精神层面的。地域不同承载不同，感受不同寄托也不同。所以，我认为带有一定历史使命感的艺术创作是有必要的，不是背负传统，而是在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，用国际化的艺术语言去传播和弘扬本民族经典的文化。《百鸟朝凤》的创作，便是试图朝着这个方向所作的努力。



陶艺《百鸟朝凤》

赣地馆藏



临汾守铭青铜戈(小图为局部)

# 临汾守铭青铜戈

□ 袁卫生 刘祖刚

在江西省博物馆，珍藏着一把冷兵器——临汾守铭青铜戈(如上图)。1976年春，在离遂川县城20多公里的藻林(今草林镇)峨溪村车头脑左溪河沿，公社干部发现在倒塌的左溪河岸上露出一陶罐，罐中置有铜戈、矛、箭镞等冷兵器，他们当即妥善保护并逐级上报。

考古人员对此发现十分重视，经实地勘察，未发现墓葬迹象。陶罐已残损，不能窥其全形，纹饰系脉纹与方格纹的组合，底部有一周回字格纹。秦戈，就储藏在这印纹硬陶罐中，终于在两千多年后重见天日。

出土的秦铜戈，长着长援、长胡的样子，胡下端略有残缺，内端有刃。援上刃与内上刃联线成弧形，两端略上翘。援长15.4厘米，内长8.3厘米，胡残长10.5厘米。一面有用金属刻成的铭文，“廿二年临汾守蹠库系工歌造”，笔划草率，细如发丝。经考古专家考证，这把秦戈铸造于秦始皇二十二年(公元前225年)，河东(临汾)郡守蹠监制，武库系库藏，工匠歌铸造。从铜戈上刻铭和铭文体例、文字风格看，显然是属于“秦式”。

考古专家认为，河东郡是当时秦国的军事重镇，也是秦军制造武器的兵工厂所在地。身为河东郡长官的“守”，必然经常率兵往来汾城，指挥和监督军工生产，因而在汾城生产的武器铭刻才会出现有“临汾守”的称谓。这把秦戈的面世，揭开了秦始皇南征百越而又折戟沉沙的征战史。

据《史记》《淮南子》等记载，秦统一六国后，把扩张的目标指向了岭南。公元前219年，国尉屠睢奉始皇帝“让百越之君，俯首系颈，委命下吏”旨意，集50万大军，分五路南征百越。东路军一路结徐汗(江西余干)之水，进攻东瓯和闽越(浙江、福建)；西路军两路塞镡城(湖南怀化)之岭、守九疑(湖南永州)之塞，进攻西瓯和骆越(广西、越南一带)；中路军两路守南境(江西南康)之界、处番禺(广州)之都，进攻南越(岭南一带)。

同时，为保证粮道畅通，开掘了30公里长的灵渠，凿通了湘水和漓水。整个南征方略，做到了进可攻、退可守。

起初，五路秦军进展顺利，捷报频传。而秦铜戈，随率领20万中路军的主帅屠睢，一路上乘坐楼船和舫船，从赣江溯流而上遂川支流左溪河。当时，江西还叫九江郡，郡治在寿春(安徽)，仅设置了新淦(新干)、庐陵(吉安)、南境(南康)三个县。一路上，秦军楼船所向披靡。大军在庐陵县下的藻林一带停了下来，因这为通衢五岭、湖广要冲，便决定兵分两路，一路走陆路，向南20里达南境县，翻越台岭(大庾岭)横浦关，出其不意抵达南越北部；一路走水路，沿左溪河向西到达湖南桂东，翻越骑田岭，顺武水入北江，迅速攻占番禺。

虽然兵力和装备占绝对优势，但行军环境艰苦，加上炎热潮湿，导致瘟疫、瘴气横行，让秦军战斗力大打折扣。屠睢对当地部族残酷镇压，激起百越人同仇敌忾。百越人誓不投降，隐蔽山林偷袭秦军，切断粮道，秦军处境愈加不妙。

秦始皇二十二年(公元前222)，秦军夜行军深入南越西江畔被袭，屠睢中毒箭身亡，军队伏尸数十万，最后仅剩二十余万退守五岭边界。第一次南征百越以失败告终，而秦青铜戈永远留在了遂川县藻林峨溪村的那条小河边。

大浪淘沙，淘尽无数英雄。当年屠睢一手拿剑，一手持戈，在藻林这片土地上，却功败垂成。秦始皇三十三年(公元前214)，秦王朝以任嚣为主、赵佗为辅，进一步增兵10万，历经9年，终于取得了南征百越的胜利，但也极大地消耗了秦朝国力，“行十余年，丁男披甲，丁女转输，苦不聊生，自绝于道树，死者相望”。民众纷纷揭竿而起，秦朝历二世而亡。

这把发现于遂川的秦青铜戈，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。它是当年秦军扩展延伸赣江航道、凿通大庾岭山路的历史见证，对研究秦始皇南征百越战争的过程及进军路线等，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佐证。